

金文最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十七目錄

記

兩山行記

元好問

毛氏宗支石記

元好問

尙藥吳辨夫壽冢記

元好問

樊侯壽冢記

元好問

威德院功德記

見文雅

元好問

竹林禪院記

元好問

少林藥局記

元好問

壽聖禪寺功德記

元好問

興福禪院功德記

以上原列卷三十三

元好問

太古觀記

元好問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記

元好問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元好問

紫微觀記

元好問

朝元觀記

見文雅

元好問

清真觀記

元好問

通仙觀記

元好問

遊龍山記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三十四

麻革

金文最卷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

兩山行記

元好問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嶧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甯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元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

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
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
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
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
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矣
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甯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
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
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
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
卯入道其家爲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誌可考山
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
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
半山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
下繞佩劍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

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略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元載勅天下元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修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鍊師高敬臣乃其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元元爲祖天長者以允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元馮通元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

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勅書碑唐以後薦經喪亂焚毀略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澁樹北有王母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澁池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壘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澁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鑪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

留跡代州壽甯有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乘引箇碧眼
奴擔著獨壺癭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
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
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
嶺要去卽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襟書龜鶴齊壽四
字題云廣甯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
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髣髴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俗所傳劉翁
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
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
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歎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
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
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
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
左肩提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韻古澹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旣久

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峯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厯厯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有聲雲烟草樹濃淡覆露不雨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遺山集

毛氏宗支石記

元好問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旣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

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
增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
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
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
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
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於軍資庫壽五十八
崇慶元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
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關中爨君玉
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桓州增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
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
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
蟠於章邱備厯辛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
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
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尙書

省令史雒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戶部句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權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摧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廕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尙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遺山集

尙藥吳辨夫壽冢記

元好問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尙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豫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予謂辨夫言古有之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無庸知試以

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迭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鍊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甯暫遊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顓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閭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記吳氏世爲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修潔閭里或旬月不

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丈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尙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惇獨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卽大位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句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祭經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婚娶最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予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遺山集

樊侯壽冢記

元好問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甯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

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
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
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愬於
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鬪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
平帥知侯之忠卽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
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
沱原侯設方略鬪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眾主帥知侯無他則引
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
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
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
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
之說雖畚插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
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尙何從乎
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

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曄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甯暫遊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剋死期作棺櫬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有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集

竹林禪院記

元好問

竹林寺在永甯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旣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泉之徒居而安之卽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廚爲庫廩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偃塵劫

立莫可梯接僊人諸峯顏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干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鳥喙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窗夕扉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歎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磐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絕之觀至於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天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勤冥報之所讐後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資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